

动物药的临床应用

朱良春(南通市中医院):我研究虫类药已四十余载,深感其疗效优越,值得推广。虫类药的作用是多方面的,可概括为:(1)攻坚破积;(2)活血化瘀;(3)熄风定惊;(4)宣风泄热;(5)搜风解毒;(6)行气和血;(7)壮阳益肾;(8)消痈散肿。这些主治功用,不是虫类药所独具,而其他植物药也同样具备,不过,虫类药在这方面的效用,比较佳良而可靠,用之往往得心应手。虫类药虽各有所长,但不少品种具有多种作用,例如:地鳖虫、蜣螂虫既可攻坚破积,又能活血祛瘀;蜈蚣、全蝎既能熄风定惊,又有解毒医疮作用等等。

虫类药的临床应用,除应注意各药的特性以发挥其专长外,还必须掌握辨证论治的原则,善于与其它药物密切配伍,这是今后研究虫类药、提高其疗效的途径之一。熄风搜风之药,其性多燥,宜配伍养血滋阴之品,如与地黄或石斛同用;攻坚之药多为咸寒,应伍以辛温活血和络之品,如当归、桂枝等,这样才能制其偏而增强疗效。

虫类药因使用剂量不同,其作用也就有所差异,甚至大不相同。剂量较小时有兴奋强壮作用,剂量增大时,则可起镇静抑制作用,如全蝎、蜈蚣、乌梢蛇、蜣螂虫等,用到一定量,都有镇痉、镇静、镇痛的作用;但如用小剂量加于补药中,则往往有利于麻痹痿痹之恢复。

虫类药在炮制方面,习惯上多炙焙后应用,意在减弱其毒性;但水蛭等炙后则其效大减,必须注意。大部分虫类药都不必去头、足、翅,去之反损药效。但用蜈蚣通利二便时,则又应去其头足翅,否则反能涩二便。因此,炮制与药效有一定的关系,我们必需深入研究其具体药理机制,研究和改进炮制方法。还应注意的是,在使用虫类药时,要辨证明确,选药恰当,注意配伍、剂量、疗程,特别是毒性较

大的斑蝥、蟾酥等,使用应当谨慎,掌握邪去而不伤正,效捷而不强悍,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副作用。

陈可冀(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):动物药属血肉有情之品或行走通窜之物,常常是植物药或矿物药所不能替代的。忆昔自五十年代起,予从学和共事于冉雪峰、岳美中、赵锡武及郭士魁等诸名老中医,注意到其立方遣药,常喜动静结合,其动物药之应用,日不能少。冉老治遗精及蛋白尿,常于补肾法中加用桑螵蛸30克。岳老晚年患糖尿病,日必用鹿茸0.5~1克送服,以缓解皮肤瘙痒,云甚有效验。赵老为北方名医,习用麻杏石甘汤辛凉法治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炎,应用时常喜冲服黛蛤散,增强清热豁痰之功。郭老擅长于活血祛瘀方药之应用,土鳖、水蛭、虻虫、蛭蟥、五灵脂、穿山甲及地龙等,屡用不鲜。近数年予探究清内廷脉案中,更注意到其在动物药之疗疾方面,十分入细。仅就一热一凉鹿角、羚羊角之应用,即可窥见一斑。西太后素有肝热脾虚之证,太医用阳和启脾膏让其贴肚腹或脐部,起温通气血治疗脾虚作用,其中鹿角是一要药。予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以心动过缓为主类型者,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温经中加鹿角30克活血,对该病之常见虚寒脉候有一定功效。羚羊角之用于疗西太后之肝热证候,方剂之多,出我意料,如“肝火炽盛目赤”时之用明目延龄丸和清目养阴洗眼方;“老佛爷左目黑暗突起白点,形似浮翳”时之用清火抑肝退翳汤,其用羚羊角每剂均达一钱半(今4.5~5克左右)以上。又如西太后患“面风”时用加减玉容散等等,均有羚羊角。按羚羊角咸寒无毒,入厥阴肝经,不仅有明目解毒功用,更有清热镇惊、平肝熄风的效能。予素常喜用此药于有肝热、肝风等不同程度表现之高血压病、植物神经功能紊乱

和烦躁失眠的病人，每日用量 0.8~1.5 克冲服，失眠者临卧用，效果十分满意。予临证亦喜用麝香（或人工麝香）、冰片末各 0.3~0.5 克，温水送服（或分二次）治疗胸痹心痛。1965 年在稷山农村医疗队，与已故朱颜老中医讨论拟定一强心丸（蟾酥与茯苓 1:9 比例）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，每日一胶囊（含蟾酥<50 毫克），经临床观察，确有灵验。

萧熙（福建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）：笔者从医四十余载，对动物药的运用略有体会，兹举三则如下：

（一）动物药在顽固性头痛的应用：笔者遵循“初痛在经，久痛入络”之旨，按其病情，在原有选方用药的基础上，酌情佐以动物药以通络止痛，取得满意的效果。动物药中全蝎是必用之品，而以蝎尾获效最著，一般成人每用 5~7 枚。夹风夹痰者参伍僵蚕同用；兼寒兼湿者参伍蜈蚣并用；肝阳郁热者配合地龙相伍；痛剧不止者可与地龙、僵蚕、蝎尾、蜈蚣并投。实践体会，通络虽能止痛，然而活血祛瘀也不可缺，故在应用动物药的同时，一般都随症加入归尾、红花、酒军、川芎之类。即使病属虚候，欲除顽固头痛之患，上述诸药仍不可少。医者不必畏惧，可在应用活血祛瘀、通络止痛的同时，辅以益气养血或健脾补肾之品，采取攻补兼施，多向调节之法，往往收效较佳。

（二）动物药在顽固性皮肤瘙痒的应用：皮肤瘙痒虽属小疾，但是很多属于顽固之症，前人认为此症与风（外风或内风）关系密切，但又指出若血分无病，不至发生皮肤瘙痒之症，故有“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”之说。动物药的应用，蝉蜕、僵蚕、蛇蜕一般列为祛风止痒首选之品，常配伍生地、首乌、当归、苍耳子、白鲜皮、地肤子、荆芥、薄荷、牛蒡子、赤芍之类同用，随症加减。血热者加地龙，血瘀者加穿山甲，其痒较甚者再加乌梢蛇或白花蛇，闻花香异味之气而发者加配蜂蜜；遇异物过敏，如漆毒而发者加蟹壳；穿毛织衣服而发及顽固奇痒不止者以蜈蚣、全蝎并用。

（三）动物药在“流火”的应用：流火在

北地域时有发生，也是血丝虫病发病地带常见之症。中医认为流火属于邪热化火，流于经络之患（早期）。如果热与湿结聚，湿热阻滞经脉，以致气滞血瘀，经脉闭塞，四肢呈现象皮肿（晚期）。流火的治疗，以清热解毒、活血通络为原则，常用野菊花、紫花地丁、银花、蒲公英、黄柏、牛膝、生苡仁、归尾、赤芍、泽兰叶诸药。临床实践体会，在上方的基础上，再加穿山甲、全蝎等破血通络之品，不但可以及时控制流火，更能减少流火的复发，避免本病晚期象皮肿的发生。

叶显纯（上海中医学院）：关于动物药的应用，我想谈两点体会：

（一）全蝎止痛：全蝎，用于祛风解痉，攻毒散结，其效卓著，已屡为临床证实；而其止痛之功，有些本草专著，未予重视，实则效宏力佳。全蝎性善走窜，长于治风，故其止痛，当以痹痛、头风诸疾为宜。余于临床治痹痛、头风而奏效不显者，加用全蝎，其效乃著。全蝎乃攻决之品，若虚者用之，则有伤正之虞。而诸痹、头风多为痼疾，兼正虚者偏多，是以来余在应用时恒佐以补气益血之品，如参、芪、地、归之属，审证而入。至其用法，止痛之功以粉服为佳，每次 0.5~1 克，用药汁送吞，或入药汁和匀饮服。若入煎剂，常用量为每剂 1~3 克。

（二）斑蝥截疟：斑蝥具强烈刺激性，外敷之，即能致局部红赤灼热，继而起泡灌浆，因类艾灸之法，故又称为“天灸”也。忆昔抗日战争时期，连年疟疾流行，人民疾苦解救乏术。适人民政府征得中医验方，于报上予以批露，方用：“斑蝥一只，去头足，研细末，置一寸见方纸膏药中，贴大椎穴，越一昼夜（24 小时）撕去膏药，若有水泡，即用针挑破之。”时余方在成童之年，就读家乡，正罹是疾，阅得此方，觉简而便，价又廉，乃一试之，果爽然若失，村人闻之，凡有是疾者辄踵门求书方药购用，亦无不痊。

胡建华（上海中医学院）：全蝎、蜈蚣，

为虫类药物中能熄风镇痉、止痛散结之要药。

两药作用基本相同。所异者,全蝎偏于辛平,蜈蚣偏于辛温。我常用以治疗癫痫、头痛、面瘫、震颤麻痹等神经系统疾病,颇有效验。

笔者治疗癫痫,常用生铁落、生南星、菖蒲、炙远志、丹参、白芍等药外,常加炙地龙9克,另用星蜈片10片,或蝎蜈片8片(前者为生南星、蜈蚣二味生药组成,比例为1:3,后者全蝎、蜈蚣等分,二种药片,每片均含生药0.3克),分二次吞服。以上诸药,小儿酌情减量。通过临床总结,疗效满意。

治疗偏头痛,痛势剧烈,甚至引起恶心呕吐,除用全蝎、蜈蚣外,再投以生铁落、生南星、川芎、红花、丹参、菊花、桑叶、钩藤、蔓荆子,以平肝熄风,活血化瘀,常能获效。

治疗面神经瘫痪,患侧面肌不能运动,口眼喎斜,除仍可用全蝎、蜈蚣外,处方用黄芪、当归、赤芍、川芎、葛根、炙地龙、天麻、生南星、白芷、炙僵蚕、白附子,以益气活血,化痰祛风,平剂调治,缓以图功。

治疗震颤麻痹,肢体颤抖,步履蹒跚,仍需用全蝎、蜈蚣,再用当归、赤芍、丹参、红花、桃仁、生南星、钩藤、炙地龙,以养血柔肝、熄风和络。如肢体震颤抖动较甚,可加羚羊粉1克,分二次吞服。

全蝎、蜈蚣,除治疗各种神经系统疾病的抽搐、震颤等动风之症有特殊效果外,还有破瘀作用,故亦可治疗各种痞块、肿瘤,也有较好的效果。

关于全蝎、蜈蚣的使用方法,根据笔者长期临床实践的探索,入煎剂效果较差。可将其制成片剂,或研成细末,吞服。治疗神经系统疾病,成人每天总量2~3克(如两药同用,则各用1~1.5克),小儿1~2克,分二次吞服,即达到有效剂量。治疗肿瘤、痞块,可加倍用量。上述使用方法,不仅可以提高疗效,还能节约用药。

查少农(安徽中医学院):子午虫这味药,是民间流传治疗骨结核的特效药。本人曾用它治愈了不少病例,可惜中药房中不备,必须自己上山采集。兹将它的形态和采集方法,以及

炮制与临床应用等,分别介绍于下,以供关心动物药的同道们参考。

(一)子午虫的形态:此虫系节肢动物昆虫,鞘翅类天牛科星天牛之幼虫。由于它蛀食豆科植物云实树之心材,人们亦称它为云实蠹。又由于人们去采集此虫时,上午去采,此虫多居在蛀孔的上面;下午去采,则虫居于蛀孔的下面;好像此虫能知道子午的时间一样,因此,人们便称它为子午虫。

(二)采集方法:采集此虫,以在每年深秋至越年的夏至节前为宜,如过了这段时间,则不易找到。上山采集时,应携带手锯和劈柴刀及装有白蜂蜜之玻璃瓶或瓷罐。见到山坡灌木丛中的云实树枝干上蛀孔傍有如锯屑状的粉末,将其锯断劈开,便可捕到子午虫。捕时,宜选取体如乳白色,头呈红褐色,粗长如三眠蚕的,即可捕放于贮有蜂蜜之瓶中浸之,以免腐烂失效。如虫体过于细小,或已变成紫红色,或已生翅,则不适用。

(三)炮制方法:采得此虫后,宜当晚即加工炮制,以免虫的体液损耗。其炮制方法:先取小麦面粉适量,用清水调揉,做成如饺子皮状,再取蜜浸过之子午虫一条,放在饺子皮中包好,卷搓成圆柱形,置在文火上或烘箱中烘至黄熟干脆,即可贮入瓶中密封备用。

(四)临床运用:关于用子午虫治疗骨结核病,无论病灶发生在何部,每日只需用炮制过的该虫一条,放在瓷杯内,连外包之面粉皮捣成细末,以甜米酒或葡萄酒15毫升搅匀,加开水适量冲调如稀糊状,于晚间临睡前一次服下,服后即可安卧。根据临床观察和病人反映,服后,潮热便逐渐减退,食欲亦增进,体力自觉增强,无任何不良反应。凡患部未溃破的,通常连服30~60条,症状即可逐渐消失而康复。倘患部已溃破,服此虫后第2~3天,便有较多的脓液从疮口排出,待脓液排尽时,于疮口涂敷紫贝生肌玉红膏(即生肌玉红膏中加入紫贝齿极细粉1/10调和而成),约一周左右即可平复。倘疮内生有瘻管,必须将药膏溶化注入管内,使瘻管消失,方可愈合。

徐辉光 (上海中医学院): 地龙具有清热、炮风、利尿、平喘等功效, 并善于通络。曾治一例桡神经损伤患者, 左前臂疼痛, 左手握拳, 手指不能伸张。在辨证用药的基础上, 加用地龙 6 克, 服药 42 剂, 即见显效。后因胃纳欠佳, 将地龙从方中撤去, 加入开胃消食之品, 继续调治月余, 左手功能恢复正常。笔者体会, 地龙虽善于通经络, 但其性寒气腥, 多服碍胃, 病既见效, 就应适可而止。

再谈水蛭。本品始载于《本经》俗称蚂蟥, 性味咸苦平, 有小毒, 归肝经, 功能破血逐瘀。我用其峻猛的破血之功, 治疗一例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, 近期疗效颇佳。患者胸闷乏力, 腹痛泄泻, 纳呆恶心, 夜不安寐, 脉细, 苔薄, 舌质紫黯。血小板 121 万/立方毫米。治以行气调中, 和血安神之法, 服药月余, 见效不著, 后在该方中加水蛭 5 克, 刘寄奴 12 克。服药 6 剂, 验血已正常。随访 3 年, 病未发。

郑孙谋 (福州市中医院): 动物药多用脏器为饵, 配以中草药, 古方中屡见不鲜。如当归生姜羊肉汤、全鹿丸、乌鸡白凤丸等。盖因草木无情性静, 血肉有情性动, 一动一静, 其效益彰。但须以五脏五体为用。例如肝藏血, 开窍于目, 治目疾当取动物肝脏。然其间亦各有别, 如明目羊肝丸用羊肝, 退翳明目用鸭肝, 而夜盲症则用鸡肝。吾认为羊肝性温, 治肝风虚热之目昏; 鸭肝性降属阴, 治风火上炎之目翳; 鸡肝补肾起阴, 治风虚目暗, 小儿疳眼。因其各具属性而起作用也。

其次, 同一中药而所配不同动物脏器, 其所治病种亦不同。例如黄连一味, 是以寒胜热, 以苦燥湿, 若以之治疗痔疮出血, 肛门坠痛, 则伍以大肠, 称脏连丸, 乃以肠治肠。治木泄, 病在肝胆, 大便或泻或止, 以猪胆汁炒黄连和他药用之遂止, 不以胆汁炒则不成。是治肝以连, 治胆以胆, 旨在平胆中壮火以扶生气, 不使随肝下走也。更有同一动物而所配不同中药, 其所治病种亦不同。例如羊肉, 性热, 外柔而内刚。若治虚火上炎之蛀牙痛, 以羊肉 250 克, 合绿豆 30 克, 同煮熟喝汤, 有退虚

火止痛之功用; 若治气虚水肿 (妇人更年期内分泌失调引起肚皮厚), 则用羊肉 250 克, 配以生姜皮 5 克 (生姜一块洗净用竹刀刮下) 煮熟, 食肉及汤汁, 能利小便, 消水肿。

此外, 治肛门滑脱, 日久不收。以鳖头一个, 升麻 5 克, 清水煎服, 连服三次, 效如桴鼓。治阴吹, 以小肠一尺, 鲜葱五根, 将小肠洗净, 把鲜葱全根置于肠腔内, 两端用线扎牢, 煮烂食之, 有显效。此因鳖头有伸缩力。升麻取升上之义, 鲜葱有通阳的性能。总之, 动物药治病, 不胜枚举。

俞慎初 (福建中医学院): 鸡内金功补脾胃, 助消化, 破积聚, 具有固涩之功。它是有攻有补, 余用于肝脾肿大, 胆、肾结石, 特别是对长期遗尿症患者有效。曾治林某, 男青年。素有遗尿之症, 每月 7~8 次, 近因工作紧张, 夜遗倍增, 遗出一半即醒, 醒后则伴有心悸、腰痠、脉软、舌淡。此乃心肾不足之象。处以脬脬缩泉饮加味: 鸡脬脬 6 克, 益智仁 5 克, 台乌药 6 克, 怀山药 12 克, 炙甘草 3 克, 覆盆子 10 克。服 5 剂后, 夜遗次数减少, 再服 10 剂, 遂不遗。

在虫类药中, 余最喜用地龙。地龙性味咸寒, 具有清热、解毒、镇痉、利尿、平喘、降压、舒筋、活络等功用。对小儿高热抽风、小便利, 以及支气管哮喘、百日咳痉咳期, 都有一定疗效。此外, 对高血压、中风半身不遂、风湿性关节炎, 以及外用治疗丹毒、湿疹、烫火伤、下肢溃疡、跌打骨折等, 也都有相当效果。曾治某患儿 4 岁, 每次高热达 39℃ 以上必致抽风。近因外感时邪, 发热数天, 昨起发热在 40℃ 左右, 始则烦躁不宁, 口渴, 继则抽风。余察其汗出不畅, 露睛, 搐搦, 舌苔薄白质绛, 脉象弦数, 指纹赤紫, 透入风关。此为高热邪窜肝经, 治以平肝熄风, 柔润舒筋为法, 药用地龙干 18 克, 配石决明、冬桑叶、白菊花、生地黄、川贝母、天竺黄、白僵蚕、双钩藤、茯神、麦门冬、杭白芍、生甘草。水煎, 分 3~4 次服。另用小儿回春丹, 每次 1~2 粒, 每日 2~3 次, 开水调服。后以此方加减, 又

进二剂即愈。

尚志钧 (皖南医学院): 我用鸡内金和五谷虫治疗小儿营养不良症, 效果很好。曾治一个5岁小女孩, 肚腹大, 四肢细小, 脊骨、肋骨明显突出。家长说她怕吃饭, 一餐吃不上几口就不吃了, 喜饮水, 吃杂食, 但也吃不多。而且吃一样厌一样。曾找中医看过, 说是疳积, 服药也不见效。我开了两味药, 鸡内金和五谷虫各150克。告家长先把两药烘干, 然后碾成细粉, 再用细筛筛成细面, 每日3次, 每次服3克, 用糖开水调服。服了两个月后, 小孩饭量明显好转, 身上也比过去稍微胖些。又服药一个月, 小孩基本上恢复了正常。后来我用同样的方法治好不少的小儿营养不良。

谢海洲 (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): 近年来, 余临证治疗一些现代医学称之为脊髓空洞症、脱髓鞘病、肌萎缩、小儿麻痹后遗症、脑瘫及某些血液病等, 中医之“髓病”可统括以上诸病。脑、肾、精、髓异名而同源也, 精髓之病, 病本在肾。

余以鹿角、猪髓为主药, 配地黄饮子加味治疗“髓病”患者, 可改善症状, 缓解病情。鹿角, 系雄鹿之骨质角。李时珍认为鹿乃仙兽, 纯阳多寿, 能通督脉, 又食良草, 故其角肉食之, 有益无损。余思“髓病”者, 长期用药, 虽多虚证亦难免夹瘀, 鹿茸价格昂贵又为峻补强阳之上品, 恐非病家常服所宜, 而鹿角功似鹿茸, 唯性平效力薄弱, 但其又具活血散瘀之功, 恰为补肾添精通髓之用。余在“髓病”的治疗中, 以猪骨髓配鹿角, 助肾阳益肾阴, 平调督肾。猪为水畜, 浊阴之物, 其性平甘寒, 以髓滋阴, 以脏补脏, 壮肾水, 生肾精, 添精髓, 与鹿角相配, 一阴一阳相得益彰。朱丹溪创大补阴丸用猪骨髓亦取其大补阴精之功。鹿角(临床用鹿角镑)、猪髓可谓治“髓病”首选良药。

曾治江姓患儿2岁, 因高烧后下肢麻木, 继而右下肢不能行走。在某院检查, 除跟腱反射阳性外, 余均未见明显异常。月余, 患儿右下肢肌肉萎缩, 乃求诊于余。见患儿发育尚可, 不会行走, 伴手心热, 纳差, 舌质淡、苔薄。证属热

极伤精及髓, 经络闭阻, “髓病”也。拟以补肾填精通髓活络之法。药用秦艽、威灵仙、杜仲、狗脊、菟丝子、桑枝、白芥子、路路通、川断、桑寄生、补骨脂、熟地、紫河车、鹿角镑。并嘱服猪脊骨汤以助药力。服上方数10剂后, 已基本痊愈。后以上方加减, 嘱其配制成药, 并多服猪脊骨汤, 以巩固疗效。(舒萌达整理)。

胡永盛 (长春中医学院): 我对“以脏补脏”谈点体会, 就是用猪胰治疗肾消(糖尿病)。曾治赵某, 男性, 35岁。得病半年之久, 口渴, 每天昼夜能饮4暖瓶水, 小便日夜10余次, 尿液混有脂膏。身体消瘦, 神疲困倦, 语声低微, 腰痛腿软, 时有头晕, 两颧微赤, 口干, 唇有皲裂, 舌尖微红, 苔稍黄而燥, 脉细数无力。化验尿糖(+++), 空腹血糖240毫克%, 诊为肾消(糖尿病)。治宜补肾滋阴, 生津止渴。药用茯苓、天花粉、黄连、草薢、党参、玄参、熟地、鸡内金、覆盆子、甘草、黑豆、猪胰一具。告其先用水煮猪胰与黑豆, 取汁, 再和前10味药同煎, 分3次温服。服药6剂, 口渴轻, 饮水量减至每昼夜两暖瓶, 腰痛乏力有轻减, 惟头晕重, 仍用上方加生龙骨、生牡蛎。又服6剂, 化验尿糖(-), 空腹血糖110毫克%, 诸症消失, 体力恢复, 能上班工作。

其次, 再谈我对水蛭的应用。曾治林某, 因闪扭, 右胁下阵发刺痛, 并逐渐肿起鸡卵大肿块, 疼痛拒按, 但局部不红。舌有裂纹, 舌边有青紫瘀点、苔稍腻, 脉沉涩。询得饮食、二便如常, 有时下午发高烧, 必须喝凉水一大碗, 热始渐退。综合脉症, 诊为伤损瘀积。药用当归、川芎、酒芍、生地、生水蛭、冰片。上6味, 先将前4味轧细面过筛, 再兑入水蛭、冰片和匀, 炼蜜为丸, 9克重, 每服一丸, 一日二次, 开水送服。20天后来告, 一料药服完, 肿块尽消, 症状悉除。愚制此方, 通络逐瘀, 行而不伤。常用之以治内损瘀积所致诸般疼痛, 疗效尚可。近年来曾移用于治疗慢性肝炎的肝脾肿大而痛, 再加银花、连翘各9克, 煎汤送下, 可通络化瘀, 化症消积。此外, 还试用于治疗急性眼结膜炎, 再加菊花、

黄柏各9克,煎汤送下,除有明目清头、消肿止痛的功效外,还有降血压的趋势。

关于水蛭生用问题。愚初行医时,亦不敢生用。后阅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的“水蛭解”,始放胆应用,验之临床,信而有征。

班秀文 (广西中医学院):动物药的共性是血肉有情之品,其在不孕症中的应用是很重要的。我对于脾气虚弱,气血生化之源不足而导致不孕的患者,除了宗归脾汤、补中益气汤、人参养荣汤之类出入之外,常配用适量的羊肉与黑大豆作饮食疗法。羊肉甘温,能益气生血;黑豆温涩,有补肾壮腰之功。对于肾气不足,冲任亏损,精血衰少的不孕患者,若偏于阴虚者,以左归丸(饮)之类滋养的同时,常配用多年老母鸭或海参炖服,以加强其滋养生血之功;偏于阳虚者,以右归丸(饮)温养为主,并配用雄鸡卵子或雀卵适量,酒汤煎服,则温肾暖宫、助阳生精之效尤捷。对于肝气郁结者,在用药物治疗的同时,再投以诸肝(如鸡肝、猪肝、牛肝)作为饮食疗法,则生血养肝,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对于痰湿为患引起的不孕,除药物治疗外,再以乌贼鱼或蛤蚧作饮食治疗,则能益气生血,促进排卵摄精。对于瘀积所引起的不孕,常用桂枝茯苓丸、桃红四物汤、下瘀血汤之类,同时配用黄鳝、鲢鲤(穿心甲),作饮食治疗,既能补又能通。

张浩良 (南京中医学院):治疗急、慢性肝炎、早期肝硬化等,除一般辨证辨病用药外,采用“以脏补脏”法,每日给予适量新鲜猪肝食用,与单纯服药者相比,疗效更优。又如治疗肾病,笔者对隐匿型肾炎及急性肾炎即将转入慢性期者,一般用五苓散、防己黄芪汤合六味地黄丸化裁(常加白茅根,生蒲黄),并嘱患者加服新鲜猪肾以为配合,亦取得明显效果。

从中西医结合观点看,肝病、肾病常易引起胆固醇增高,而食用猪肝、猪肾等内脏,虽可“以脏补脏”,但内脏往往含有较高量胆固醇,与此等病不利。然而并不要紧,因治肝、治肾病的方药中通常配伍有利湿药或活血化瘀药,可以降低血脂,故可放心食用。如能适当配合

维生素C,则更无妨。

再如《千金要方·妇人方上》鲤鱼汤,方用鲤鱼、茯苓、白术、生姜、当归、芍药组成。用治妊娠期水肿,有明显效果。余曾治愈姓妇,孕8个月,食少神疲,下肢浮肿,小便不利,以《千金》鲤鱼汤加减,用鲜鲤鱼约2斤1条,去净肠杂鱼鳞,洗净加清水煮烂,约得汤2碗,以此汤煎药,3剂肿退,足月顺产。

林乾良 (浙江中医学院):我国应用动物作药,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。尽管动物的种类(约150万种)要比植物(约30万种)多好几倍,然而已供药用的反比植物少得多,其研究工作更是相形见绌。中药虽以植物药为主(所以古称“本草”),但动物药的资源并不少,其生理活性又很显著,如应用得当,确是疗效甚佳。所以,近来动物药颇受到国内外的重视。

从中医临床看,虫类药与脏器药的应用具有显著的地位。关于虫类药,近来已有多种专著问世。至于“以脏补脏”,也有许多的苗头。中医认为,动物药属“血肉有情之品”,所谓“有情”,我认为就是指鸟兽类等与人同属高度进化的脊椎动物,其同名脏腑在长期演变发展的过程中,在结构、成份与功能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点,容易产生“同气相求”的效果。

总括近年来有关动物药的研究,已取得显著的成果,前途无量。

鼻塞膏治疗面瘫

河南省太康县板桥医院 李存敬

组成及用法:鹅儿不食草10份,冰片1份。先将鹅儿不食草干品洗净,用适量凉开水浸泡,使药透水尽(鲜品洗净即可),加入冰片,置干净容器内捣如稠膏状。然后装入瓶内,密封备用。用时取二层消毒纱布包裹上膏,塞入病侧鼻孔,24小时更换一次。

适应症:对周围性面瘫疗效好,用于中枢性面瘫要积极治疗原发病。对初得者、青少年患者治疗时间短,对久病的老年患者治疗时间须长。